

Alain Robbe-Grillet

阿兰·罗伯-格里耶

(133)

L'univers dit normal, où elles vivaient avant d'être vendues comme objets de plaisir, tout ce qui est amusant et interdit.

237

« Consommer des petites filles sauvages, de l'une ou l'autre façon, assommer les bébés floques pour en voler la fourrure, manger du porc gras, descendre avant l'arrêt d'arrêt, pratiquer l'amour avant l'âge légal, exciter son papa en se frottant toute nue contre lui, jouer avec la serrure, faire gicler son pipi dans un urinoir signe, élever des chiens andalous, chasser à courre telle ou telle variété de biches, rêver des cochonneries, prêter sa charms intime contre de l'argent, fouetter sa servante ou leur brûler le bout des seins, utiliser le connin de sa fille comme humidificateur à cigares, déviner avec son sa étioide, et coetera, et coetera. »

238

Lorsque Djinn arrive dans le dortoir J.1, elle y retrouve son père qui est en train de corriger les trois fillettes pour leur escapade. Elles sont, nues évidemment, à genoux au pied de trois lits contigus, les mains levées contre son farouche à l'espagnole où leurs poignets sont attachés. Elles exposent ainsi leurs délicates petites fesses, déjà rondes, au furet du professeur, qui les frappe l'une après l'autre à de multiples reprises, légèrement à vrai dire, mais en faisant dans ^{la} planière de cuir souler sur elle-même, pour donner l'illusion d'un châtiment sévère. Les gamines poussent le cri d'une douleur feinte, entre coupés de rires qu'elles ne cherchent même pas à déguiser. Quand il les détache, niant lui-même, la maîtresse leur demande ce qu'elles pourraient faire dans cette souperie sans électricité. C'est Nuisette, la plus jeune, qui répond de son air comiquement sérieux : « Nous avons mangé des écoliers japonais, enrobés du satamél brûlant où on les a plongés toute vivante sous nos yeux. C'était très bon. Mais elles mouraient beaucoup trop vite, il aurait fallu les voir gigoter plus longtemps. »

239

Renonçant à y comprendre un sens quelconque, le père de sa fille chérie, son élève, sa créature, s'embrasent amoureusement. L'adolescente demande, dans un

情感小说

孙圣英 平 原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小说 / (法) 罗伯 - 格里耶 (Robbe - Grillet, A.) 著;
孙圣英, 平原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午夜文丛)

书名原文: Un roman sentimental

ISBN 978 - 7 - 5404 - 4953 - 7

I. ①情… II. ①罗… ②孙… ③平…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709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 - 2011 - 156

情感小说

阿兰·罗伯 - 格里耶 著

孙圣英 平 原 译

责任编辑: 唐 明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0,000

ISBN 978 - 7 - 5404 - 4953 - 7

定价: 2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罗伯 - 格里耶作品选集 17

情感小说

阿兰·罗伯-格里耶

情感小说

孙圣英 平 原 译

ALAIN ROBBE - GRILLET
UN ROMAN SENTIMENTAL

© 2007by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根据法雅尔出版社 2007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1. 第一眼看上去，我身处的地方是中性的，可以说是白色的；不是那种耀眼的白，而是一种模糊的、欺骗性的、转瞬即逝的色泽，说它不存在也未尝不可。如果说我真的能看到面前的什么东西，那可能就是笼罩在这种同一性的光亮之下的这个地方了，这种光亮既不过分也不暗淡，即使穷尽所有分析也难以形容。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场所的无区别性似乎得到了确认，而且这里既不冷也不热。

2. 在思考过之后，唯一的问题可能是另一种性质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到了那个地方，出于何种意图或者冲动，至少某个时刻曾经有过一种意图……可那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有人不顾我的反对强行把我带到这里，甚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出于其他类似的原因。我是因为做下了某件坏事、一桩微小的罪行或者真正的犯罪行为

而入狱，或者正相反，是被人利用身份错误进行恶意陷害而被错误地拘押？

3. 房间好像立方形的，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看得见的门，既没有家具也没有装饰。我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伸长双腿，胳膊放在身体两侧，床的底盘（金属的？）非常低，我的上半身比床稍微向上抬起大约二十度，可能高度是可以调节的，比正常的高度更高，就像医院里的病人躺的那种床一样。那我是在外科病房或者别的诊所里休养吗？有个念头突然闪入脑海：这里可能是个太平间，在一场车祸之后，我的尸体被抬到此地。

4. 然而有件事情马上阻止了我验证类似的假设：如果我死了，尤其是在这种暴露在外 的情况下，殡葬室里的冷气会让我逐渐感到寒气侵入身体。而我却有相反的感觉，感受到一种来自床榻的温暖，而且这种温暖还在不断升高，很快就赶得上热带植物散发出来的蒸汽的热度了，它氤氲沉闷的气息包围着我，让我晕头转向，直侵入我的身体。在一派昏沉中，我甚至看得见周围板壁上有光在动，就像森林中裹在重重浓雾之下的繁密的枝叶投到地上（和我身上）的阳光，形成一个草图的形状。

它没有明显的边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5. 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我疲惫的眼睛观察最为方便的地方，我首先认出了一幅画，远处的森林中的挺立的长长的树干，好像有一个水塘，水非常清澈，以至于几乎看不见有水存在，它是由一口清澈的泉眼扩展而成的，泉水就像浴缸那么深，或者再深一点，两边是灰色的圆形岩石，摸上去很柔和，很舒适。一个年轻女孩坐在那里，在那个被冲刷得非常圆润的石头上，它就是女孩理想的水边座榻，在可爱的水神洞窟似的蓝色倒影中，她的长腿随意地晃动着，既自然又优美。水的温度一定与气温相同，水样的女性魅力在不时有颤动的新的镜面之上荡漾。

6. 浴女和周围温热、柔和、醇厚的环境浑然一体，因此她放松地全裸着呆在那里。刚刚绽放的少女，优雅，美好，她的肌肤那么白，和人们以为的土著女人应该有的那种琥珀色相距甚远，后者的野性美、焦糖的肤色、时刻保持警觉的猎物似的活泼的姿态应该与她所处的外在景色协调一致，但她却是如此无可挑剔的奶白色，人们会以为她应该身处北欧的浴室，那里的气温被调到温和的土耳其浴的范

围，墙上贴着赤道风格的魔幻式壁纸。

7. 少女在慵懒地洗浴，两只胳膊各放在脸庞两侧。她正在拿掉一块像头巾一样裹在头上的白色的海绵状的毛巾，浅金色的发卷慢慢露出，垂在肩头，她轻轻晃了下，让发绺顺一些，最后抬起双眼，那双天蓝色的眼睛与她美丽、纯洁而脆弱的金发女童的淡粉肤色极为相配。她是否曾有过一刹那的时间将眼光投向我，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刹那？

8. 但是此时能听到外面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近，透着一股专横：“安吉纳！”，或许是“阿纳-吉娜”，他的口音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模糊的发音，在任何情况下都因为寒冷地区特有的嗓子疼痛而避免不合时宜的混淆。他叫的很可能是浴女的名字，因为后者手里拿着毛巾，把脸很灵活地转向右边的墙壁。他也许是她的父亲，或者其他成年的亲友，他在隔壁的房间里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她过去找他。而且少女也立即服从了。

9. 隔壁的房间像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四壁都被传统的深色书架占满了，房间里总共放了有数千册图书，有的是精装书，有的则不

是，但都经过了精心的整理。我们猜测是她父亲的那个男人起身，站在一个书桌的对面，一只手放在一本大开着的书上，另一只手向前拿着一只有威慑性的棍子，类似乐队指挥用的指挥棒，可能更长一点，更灵活一些。他年龄的威严（差不多有四十岁），挺拔的身形，严肃的表情更加加剧了一个工作间的严峻气氛。在其他的场合下，如果放上一个休息用的长沙发，摆上靠垫和软垫，这里也同样可能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思考的地方，陷入形而上学的孤独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稍微有点朴素的闺房。

10. 那个人威严犀利的目光没有盯住眼前正在阅读的书，而是越过书桌，落在年轻的安娜-吉娜身上。她现在正跪在大约两米外的一个黑色雕花的祷告台上，台子上铺着柔软的红色天鹅绒垫子。她的左膝深深地陷进垫子里，另外一个膝盖放在旁边更为低矮的地上，使得娇小的祷告者弯曲的双腿呈现为诱人的单侧倾斜的姿势。但是幸好此刻她不再是全裸的了，因为这个房间没有浴室那么暖和，这里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之处，但却不适合裸体。

11. 由于急于服从召唤，她只套了件与她现在的修女身份相符的主要的规定服装：也就

是说她没有穿任何内衣，一件带有挑逗性的黑色的有花边的紧身带突出了她的胸部，显出小小的凸点和上半部分乳晕，也使得奶白色的肌肤从胯部的圆润之处一直露到大腿上裤子的底部，几条带褶的带子连着带网眼的黑色长统袜，上面饰有小小的玫瑰花图案。

12. 她挺直上身，紧身衣的带子使得身体的弯曲更加明显，两只手捧着打开的书，与选择进行这次晚祷课的导师的书一模一样。他对于晚祷的旋律和态度都十分注意，毫不留情地监督着他可爱的女学生，随时准备用棍子对她进行干脆的惩罚，哪怕她在文字、节奏或者只是诵读时犯了一点点错误。毫无疑问，少女已经习惯了这种显然以教育为目的的学业练习，因为一抹顺从的微笑（复杂的，或者来自于一种耐心的训练？）一直在她美丽的小脸上动个不停，与此同时，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更加凸显了她颤动的但却带着羞涩和谨慎的线条。

13. 她的噘嘴动作带着羞涩，有一种假装的老练，在读有些段落时，她的声音更加低沉，就像是在为被迫清晰地朗读的不适寻求原谅一样，人们据此可以猜测安娜-吉娜，更多时候被称为吉吉、她自小以来的昵称的女孩今

晚不得不给她父亲阅读一段色情文学的片段，或多或少有些下流的片段，也许是一部十八世纪的淫秽小说，而她就这样每天都在继续发掘。而且这位勤奋的初学者是带着一个有求知欲、希望自己有提高、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好学生的完全接受的态度来承受不可避免的总结中自己应得的惯常的惩罚。

14. 吉吉的父亲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穿着和严谨的态度，他走近祈祷台，将两个前臂放在天鹅绒的扶手上，让悔恨不已的温柔的女罪犯重复了很多遍那些她读得不顺畅的句子，或者是因为她没有遵守句读所标识的不规则的短暂停顿，或者是一个少见的、不寻常的转折之处，或者把一个特别丑恶的词汇读得有些困难，不够流畅，或者是一段不适的内容带有某种下流的含义，性方面的残忍抑或令人厌恶的行为……

15. 而且每次重复，她的屁股上都会挨上一记，直到她的阅读正确，发音完美流畅，抑扬顿挫，一些犯罪的片段都被她牢牢记在心里，而且被她温柔的少女的嗓音读得同样动人。父亲以一种充满艺术感的方式灵活地在她珍珠般的两个肉球之上抽出石榴红色的线条，

吉吉不但没有躲避他可怕的棍子，反而将自己受到鞭笞的臀部拱得越来越高，玫瑰色的脸颊在无声地哭泣着，嘴唇肉感地上翘，下颌略微前凸，终于，小孩子特有的大颗的泪珠滴落到合起的双手上。为了更好地承受纤细的鞭子不断带来的伤害，她的双手紧紧抓住扶手，并没有疼得跳起来，也没有鲁莽地反抗。

16. 她的老师对她悔罪的热诚态度感到满意，另外也担心过高的要求会损害她的天性，同时也有仁慈地宽恕她的错误，以此来安抚她的打算，因此他还是慈父般地亲吻了她贴过来的嘴，它充满信任地半张着，湿润而柔软。随后，他扶起自己的受害者，她的哭泣已经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微笑，轻盈，灵活，她的身体还有些踉踉跄跄。他用一只充满男性魅力的大手勾住她纤细的脖子，一直把她引到吧台那里，这是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专门用于品尝雪茄和各种酒。在这里，他想去睡觉之前给她喝点压惊的饮料。

17. 目光阴沉尖锐的男人的态度比朗读课时缓和多了，他自己也在一个很大的浅黄褐色的皮椅上坐下来，身体随意地向后倾斜。年轻女孩并没有开口问他想要点什么，而是立刻走

到有些陈旧的闪亮的锡制吧台后面，不假思索地从钉在墙上的架子上先后拿了两瓶，从冰箱中取出冰块，在调和器中装了一半，等等。刚才朗读课上大胆的艺妓也已经学会了如何扮演一名身穿紧身衣的酒吧女招待的角色。为方便起见，她跪在地上，两只手平稳地举着托盘，态度恭敬地呈上了这位无所不在并且继续监督她的教育者喜爱的鸡尾酒，而且这一切只用了两分钟。

18. 她一动不动地跪在他脚下等待着，他注视了她一会，对她非常有风格的女仆的姿势、她作为一名雏妓的既合乎时宜又有私密性的服饰做出了礼节性的称赞，也没有忘记提到那些仪式性的折磨以及她屁股上那些鲜红色的颜色鲜明的无数道鞭痕，它们艺术品般地相互交错在一起。实际上，在她跪下来之前，他命令她用手举着托盘，同时不断转身，以便从不同角度欣赏她的屁股的同时，已经完成了非常仔细的检查，包括用三根手指轻轻地抚摸她的屁股，饶有兴趣地确认施加在她身上的打击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些痕迹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它们原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娇弱的闺房女弟子感到痛苦，让她受到折磨之后哭成泪人，尽管她很勇敢，但却既不会形

成难看的淤血，也不会造成水肿，更不会导致伤口，而伤口虽然当时令人更加愉悦，但却需要药物治疗才能痊愈。吉吉垂下眼睛，红着脸接受了赞美，就好像小姐们在有人献殷勤、被要求赤裸身体以及接受性的惩罚时被要求做的那样。

19. 然后老师端起酒杯，小口地品尝着，点头以示满意，随后递给他的临时女奴。此时女奴又突然变成他的同伴，从杯子里喝下了适合自己的一定量的饮料。为了表示对这种宠幸的尊重，她仍然乖乖地跪在地上，两股分开，用两只纤弱的手将高脚杯捧到唇边，两只手肘保持水平，好像在进行某种古代的仪式一样。女信徒喝下神圣的毒药，然后将两个长着几乎无法觉察的金黄色绒毛的腋下从高耸的紧身背心中解脱出来，她的腋窝就像是对带着金色纽扣般令人羞耻的耻骨毛发令人心烦意乱的回应，不带吊袜带的紧身带有一个黑色平纹细布的飘带，紧身带几乎比胯部的圆润之处还要低，在它束成的拱形之下，阴部的毛发仍然清晰地显露出来。

20. 为了更好地束住柔软的欲望之物，从轻盈的飘带上朝腹股沟的方向垂下两个花边的

尖，每边一个，一直通到一个沉重的蓝色劣质首饰，它与少女眼睛的彩虹色相配，使得她有了波西米亚女孩的气质。当她的导师认为她喝的饮料足以打开她的舌头的时候，就问她是否喜欢今天晚上的文字。诵读女孩先是承认她觉得符合配偶标准的交合场景有些烦人，而且重复，它们被直白、庸俗、甚至令人讨厌的无用的词汇毁掉了。专注聆听的父亲暗自进行了评价，认为正是这些令人震惊的粗俗之处证明了最漫长系列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修正性鞭笞的正确性。

21. 另一方面，他的学生非常欣赏持续三天四夜的盛大节日。一位凯旋的苏丹为取悦他的朝廷，下令将作为贡品献上的九百名年轻女孩折磨致死，她们几乎全都是处女，而且都是从一座被征服的富裕的城市里最漂亮的女孩中挑选出来的。对施加在这些爱物身上的那些野蛮的强奸和花样繁多的酷刑所进行的细致的描述与她们的身体特征、年龄和她们的女性特征的发育情况（最小的女孩刚刚九岁，最大的那些也不到十八岁）相符合，描写显得客观，也没有多余的词汇，她认为这样的描述令人着迷、花样繁多，而且非常有教益，尤其是关于那些最漂亮的女孩的部分，她们被施加了逐渐